

清儒學案(八)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翰林大學

滿園春玉直集

清 儒 學 案

徐世昌 主纂

(八)

知识产权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儒學案 / (清) 徐世昌主纂.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11

ISBN 7-80198-589-3

I .清... II .徐... III .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八冊 Qingruxuean

主 編：徐世昌

責任編輯：蔡虹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cnipr.com>

電 話：010-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850mm×1168mm 1/16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652 千字

ISBN 7-80198-589-3/K · 006

郵 編：100088

郵 箱：caihongbj@163.com

傳 真：010-82000860-8129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22.625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 定 價：1500.00 圓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者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饑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羹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咸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榜“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天津徐世昌

南園學案

吳郡經師惠江炳著南園後起卓爾專家其平生論學以高郵王氏爲宗所著毛氏傳疏與廣雅疏證相出入凡弟子從游者必授以管子周禮先鄭注丁度集韻等書皆王氏家法也教人爲學當從西漢入謂東漢人名物象數言之非不精確然此有意說經也西漢人無意流露一二語已勝東漢人千百言此卽微言大義也又謂學貴精深奚汎濫爲精乃通深乃靈無入而不挈千載之心殆自道所得與述南園學案

陳先生換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一

陳免字碩甫號師竹居蘇之南園晚自號南園老人先世崇明人祖浩始遷蘇遂爲長洲人先生少於書塾中見五禮通考心好之纂要鈔錄得窺爲學塗徑年二十七爲縣學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初從吳縣江鐵君游精研小學通六書音韻金壇段懋堂寓吳甚器異之未幾江有閩中之行先生因受學於段氏刻說文解字注校訂之力先生爲多嘉慶戊寅應順天鄉試在都獲見高郵王觀察懷祖暨其嗣文簡公引之棲霞那戶部懿行績谿胡戶部培翬涇縣胡觀察承珙臨海金貢士鶴以經術相砥礪而學乃大進嘗言大毛公詁訓傳言簡意賅遂殫精竭慮專攻毛傳謂凡傳注惟毛詩最爲近古義又簡括其訓詁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於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

可以發數千年未明之義大抵用西漢前人之說而與東漢人說詩者不能苟同也又謂凡毛氏之學其源出於荀子而善承

毛氏者惟鄭仲師許叔重兩家周禮注說文解字多所取說其餘先儒舊說不悉備載亦不復駁難有足以申明毛氏者鄭箋孔疏與近人說詩家亦皆取證著毛氏傳疏三十卷又以疏中

稱引博廣難明更舉條例立表^二示圖爲毛詩說一卷準以古音依四始爲毛詩音四卷放爾雅例編毛傳爲義類十九篇一卷以鄭多本三家詩與毛異爲鄭氏箋考徵一卷又有詩語助義三十卷公羊逸禮考徵一卷師友淵源記一卷禘郊或問宋本集韻校勘記各若干卷其論尙書大傳與毛傳同條共貫論春秋之學從公羊以知例治穀梁以明禮穀梁文句極簡必得禮數十年而後可明其要義論釋名與毛傳說文多不合然可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二

以討漢宋說經家之沿流其論丁度集韻總字具見類篇先以類篇校集韻再參之釋文說文玉篇廣韻博雅則校讐之功過半矣又云陸氏釋文宋本當於集韻求之今尙書釋文經開寶中陳謗等刪改之本集韻則未經刪改者也於子書中尤好管子嘗令其弟子元和丁士涵爲管子案四卷家居授徒從游者數十人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八參史傳
隆撰行狀
戴

毛詩傳疏敘錄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詩爲樂章用諸宗廟朝廷達諸鄉黨邦國當時賢士大夫皆能通於詩教孔子以詩授羣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誠以詩教之入人者深而聲音詰與爾雅詳略異同相爲表裏至於一切禮數名物由漢而來無人稱引遂韜晦不彰故博引古書廣收前說講明而條貫始

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數六笙詩也子夏作序時六笙詩尚

存數傳至六國時魯人毛公依序作傳其序意有不盡者傳乃

補綴之而於詁訓特詳授趙人小毛公毛公名亨作詩詁訓傳
小毛公名萇爲河間獻王博士漢書儒林傳不得其詳實

詩當秦燔錮禁之際猶有齊魯韓三家詩萌芽閒出三家多採雜說與儀禮論語孟子春秋內外傳論詩往

往或不合三家雖自出於七十子之徒然而孔子旣沒微言已絕大道多歧異端共作又或借以諷動時君以正詩爲刺詩違

詩人之本志故齊魯韓可廢毛不可廢齊魯韓且不得與毛抗衡

況其下者乎漢興齊魯韓先立學官置博士而毛僅僻在河

閭平帝末得立學官遂遭新禍班孟堅說詩魯最爲近之者素

習見聞而云然也東京已降經術粵隆若鄭仲師賈景伯許叔

重馬季長稍稍治毛詩然在廷諸臣猶尙魯訓兼習韓故鄭康

成殿居漢季初從東都張師張恭學祖學韓詩後見毛詩義精好爲

作箋亦復間雜魯詩并參己意固作箋之旨實不盡同毛義及

至魏晉鄭學旣行雖以王子離不好鄭氏力極申毛難鄭究未

得毛之精微唐貞觀中孔沖遠作正義傳箋俱疏於是毛鄭兩

家合爲一家之書矣兩漢信魯而齊亡魏晉用韓而魯亡隋唐

以迄趙宋稱鄭而韓亦亡近代說詩兼習毛鄭不分時代毛在齊魯韓之前鄭後

四百餘載不尙專修毛自謂子夏所傳鄭則兼用齊魯

不審鄭氏作箋之旨而又苦毛義之簡深猝不得其涯際漏辭偏解迄無鉅觀二千

年來毛雖存而若亡有固然已矣不揣樸昧沈研鑽極畢生思

慮會萃於茲竊以毛詩多記古文倍詳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

互訓或通釋或文生上下而無害或辭用順逆而不違要明乎

世次得失之迹而吟詠情性有以合乎詩人之本志故讀詩不

讀序無本之教也讀詩與序而不讀傳失守之學也文簡而義

贍語正而道精洵乎爲小學之津梁羣書之鉤鍵也初放爾雅編作義類凡聲音訓詁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官室衣服制度之精鳥獸草木蟲魚之細分別部居各爲探索久乃剗除條例章句揉成作疏攷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

卷此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大雅三

十一篇爲三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而序別爲一卷故

爲二十九卷毛公作故訓傳時以周頌三十一篇爲三卷而序

分冠篇首故合爲三十卷今分作三十卷者仍毛詩舊也古經

傳本各自爲書自傳與箋合併而久失原書之舊今置箋而疏

傳者宗毛詩義也憶自髦節聞修趨承庭訓依奉慈規父譯植

橫季父格同產以樹德助子世稱丈芸先生母趙安人私淑先師之緒博訪通人之語擴

取先秦之舊說擇擇未漢之異言墨守之議亦所不辭而鼠璞

之譬庶幾免焉若夫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篇章粲然大備

欲達治亂之原以懷聖賢之教其將有埃於天下後世之言詩

者

釋毛詩音

三代同文而不同音古韻書久亡六書諧聲韻書之權輿也詩

三百篇韻書之經緯也大毛公生周季去古近作故訓傳與三

百篇韻甚諸也由韻以知音因音以求義與之作爲詩疏也明

其義也而詩音之釋惡可已也詩用古文故多通借傳義顯著

者識之以讀字猶漢人讀爲之例也傳義隱略者表之以本義

字猶漢人訓詁字代之例也又有但取乎音以正其讀曰音某

也異韻而輕重焉音之轉也南北之殊也古今之變也一字而

數義也數義有數音也執古音不兼通今音不可與言音也泥今音而反昧古音不可與言詩也詩音之釋惡可已也撰毛詩音依詩四始分作四卷

毛詩說

古義說

北山賢勞也古義也今訓賢才簡兮箇大也古義也今訓簡擇箇略白駒巧言慎誠也古義也今訓慎謹小宛齊正也古義也今訓齊截頰弁時善也今訓時是天保昊天有成命單厚也今訓單薄烝民愛隱也今訓惠愛酌養取也今訓教養賓之初筵手取也今訓手足

毛傳章句讀例

疏釋全章之例有見於首章者甘棠言召伯聽訟國人祓德之

類是也有見於末章者木瓜引孔子說苞苴之禮之類是也若夫國風關雎傳夫婦有別直說到朝廷正王化成總論周召二

南二十五篇之義小雅四牡傳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總論大小雅及頌諸文王之詩之義此又統全部而言之矣有探下作訓之例十月之交傳之交日月之交會探下文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句維天之命傳大哉天命之無極探下文文王之德之純句又有冢上文作訓者如汝墳傳鯀魚勞則尾赤雖釋鯀魚頰尾本句其實從遵墳伐條生義故著一勞字則注上注下文義貫通讀者皆率意而忘覺也

有上章語未盡而下章足其義者鶴鳴可以爲錯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上章言錯下章言錯玉所父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傳云士事也上章言爪牙下章言爪牙之事皆其例

詩二章下章不與上章同義者君子陽陽之歎遵大路之顥塞裳之士終南之紀堂詩三章末章不與一二章同義者桃夭之宜螽斯之揖揖鵲巢之成羔羊之縫考榮之軸緇衣之席中谷有蕐之溼兔爰之庸毛公作傳尋辭之變本意之殊往往不作一律解釋箇不然矣

凡經文一字傳文用疊字者邶谷風有洸傳洸洸武也有潰傳潰潰怒也一言不足則重言之以盡其形容矣又有益其辭以申其義者有女如玉傳德如玉益德字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益道字忘字以申補經義蠻蠻在東傳云蠻蠻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莫之敢指傳云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於蠻蠻補出夫婦過禮一層於莫敢指補出君子戒諱一層經義之未明備者傳必申成之且令學者曉然詩人用意之微旨

凡此之類不一而足也一隅三反焉可也常語不傳不限於首見也

文王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有字不字皆發聲無實義蕩侯作侯祝傳作詛祝也上侯字爲發聲下侯字爲助語無實義文王思皇多士傳思詞也此思字爲句首之發聲漢廣不可休思傳思詞也此思字爲句末之語助關雎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此思字又爲句中之助無實義矣

燕燕篇頷之頷之傳云飛而上曰頷飛而下曰頷先釋頷之後釋頷之下上其音傳云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先釋上音後釋下音又日月篇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逝不作不及解逆其文而順其義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也武進臧氏玉琳曰三代人讀經能知其大義漢以來儒者始沾沾於字句間有

曲通古人立言之意而不爲文辭所惑者惟毛公一人而已

召南江有汜決復入爲汜江有渚水枝成渚江有沱沱江之別

者傳釋氾渚沱於譬喻中見正義亦於訓詁中見大義此一例

也王風采葛葛所以爲絲綿采蕭蕭所以共祭祀采艾艾所以

療疾傳但釋葛蕭艾言字義不言經義此又一例也

草蟲忡忡猶衝衝也柏舟耿耿猶徹徹也傳以今語通古語也

叛殷屎呻吟也小毖弃斧犧曳也傳以今義通古義也

轉注說

古無四聲讀者以方俗語言有輕重緩急遂音殊而義別故同是造爲也爲爲作爲之爲亦爲詐爲之爲同是正長也長爲長幼之長亦爲長短之長同是行道也道爲道理之道亦爲道路之道同是將行也行爲行路之行亦爲行列之行一字必兼數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南園

七

音一訓可通數義展轉互訓同意相受六書之轉注也

假借說

凡字必有本義古人字少義通乎音有讀若某某之例此東漢人假借法也毛公尙在六國時而假借之法卽存乎轉注故汝墳條肄則直云肄餘也東漢人必云肄讀若槩矣采蘋湘之則直云湘亨也東漢人必云湘讀若闕矣

葛草之害綠衣之曷皆訓何曷本字害假借字也段先生曰害本不訓何而曰何也則可以知害爲曷之假借也此一例也若假干爲扞直云干扞也假輞爲朝直云輞朝也此直指假借之例毛傳言假借不外此二例

毛傳淵源通論

言六蓀者折衷孔子司馬遷論之篤矣子夏善說詩數傳至荀

卿子而大毛公生當六國猶在暴秦燔書之先又親受業荀氏之門故說詩取義於荀子書者不一而足漢諸儒未與要非漢

諸儒之所能企及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左丘明作傳以授

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

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左丘作左氏春秋失明有國語子夏詩

序桑中鶉之奔奔載馳碩人清人黃鳥四牡常棣湛露彤弓行

葦洞酌與左氏春秋悉昭合故毛公說詩其意取諸左傳者亦

不一而足葛覃服之天作荒之旱鹿干祿皇皇者華六德新臺

籜條戚施以及旣醉昊天有成命等篇義皆取諸國語其時左

氏未立學官而毛公作詁訓傳同者用師說也漢書儒林傳申

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鹽鐵論云苞

丘子與李斯俱事荀卿苞丘子卽浮丘伯爲荀卿門人魯詩亦

出荀子韓詩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齊詩雖用讖緯而

翼奉匡衡其大指與毛詩同然而三家往往與内外傳不合符

節者何也蓋七十子歿微言大義各有捐歸唯毛詩之說篤守

子夏之序文發揮焉而不凌雜風俗通義云穀梁爲子夏門人

又儒林傳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毛公說詩

與穀梁春秋合公羊春秋亦出於子夏漢初董仲舒及莊彭祖

顏安樂說儀說舞與毛詩合而與何休解不合其流派異其本

源同矣毛公說詩葛覃草蟲簡兮淇奥子衿揚之水東山伐柯

采芑正月采叔采綠行葦旣醉瞻卬良耜泮水那義見諸小戴

節南山小宛下武義見諸大戴周官未興而縕帛五兩行邦國露

六閑堦九族常四享天保園土正棄石白挈壺氏東方凶荒殺禮

有死膚野義皆取諸周官河閒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篇取考

工記以補事官而受今文王之制度見考工記

凡天子諸侯禮不詳於儀禮叔父叔舅儀僅見於觀鼙鼓磬那

鐘僅見於大射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十七篇

記皆出於七十子釋轍祭脯泉水生民施衿結帨東山房中之樂君子陽陽

劍莞朱見於聘昏燕特牲公食大夫諸記文大戴勸學小戴樂

記三年間皆出於荀子而荀子大略其門弟子所雜錄之語皆

逸禮名言蓋荀卿子長於禮毛公說禮用師說也七月說狐貉

無衣說征伐抑說愚知義皆取諸論語孔子釋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子夏乃因之作序毛公又依之作傳六蓀論云論語

子夏仲弓合撰荀爲十子五傳弟子而荀書儒效非相非十二

子三篇每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卽仲弓荀之學出於子夏仲

弓毛亦用師說也史記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鄭玄詩譜

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趙岐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學於孟子者也而毛公雜天之命闕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卽高子孟子告子篇子夏絲衣序毛

公小弁傳有高子說其說舜之大孝小弁大王遷幽士者世祿

盛德不爲眾文王從事獨賢北山泄泄猶沓沓版義皆取諸孟子孟

子曰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又曰故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爲得之孟荀一家先後同揆故毛公說詩與孟子說詩之意同

用師說也

尙書以大傳最爲近古伏生在秦漢之際略後於毛七月三正

縞衣二采雞鳴出朝湛露燕宗詩傳與書傳有可互相發明者

同條共貫也九族與歐陽生不合三朝與鄭仲師不合鄭氏敍

云生終後數子各論所同不能無失

賈逵治毛詩許慎乃賈弟子其說詩特宗毛氏之學鄭眾亦治毛詩後漢書云中興鄭眾傳周官經故許說文先鄭周官注皆

足以發明毛詩微旨洵非他儒可與韻頌者

毛傳爾雅字義異同說

孳聚長發傳適聚秋酉同聲芾小卷阿傳茀小市弗同聲憎懼

時適傳豐懼憎疊同聲殫勞大東傳惄惄過嘗愆愆

必諧聲也哿利載芟傳略利哿略一字嘗過氓傳惄惄過嘗愆

字杵餘長發傳槩餘杵槩一字酬報彤弓傳麟報酬麟一字几

或體者必諧聲也至若毛傳多古文爾雅則逕六朝後人改竄

破俗之體不勝枚舉定作頤里作漚之類者無論矣字之所異

義之所同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南園

十

毛傳爾雅訓義異同說

毛公詁訓傳傳者述經之大義詁訓者所以通名物象數假借

轉注之用其言詁訓也具法乎爾雅亦不泥乎爾雅爾雅彌蟲

也宛丘傳翻窮也說文作窮彌翻皆俗字爾雅以爲蟲毛傳以

爲窮其解釋不同而指歸則一也寫憂也釋以寫我心句哉我

祭也釋奉璋幾哉句叟叟耜也釋叟叟良耜句爾雅但望文生

義毛傳必審聲定訓流擇也流求也釋詩左右流之句翦勤也

翦齊也釋詩實始翦商句毛傳用流求不用流擇用翦齊不用

翦勤此皆有以考索精詳而義優乎三家者也張稚讓說爾雅

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敵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

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毛傳之爲書也亦若是焉已矣

毛傳不用爾雅說

式微式微式微釋訓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伐木伐木丁

丁鳥鳴嚶嚶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墓門誰昔然矣釋訓

日誰昔昔也新臺築條不鮮得此戚施釋訓曰築條口柔也戚

施面柔也生民履帝武敏釋訓曰敏毋也小星抱衾與禡釋訓

日嘲謂之帳若此之類皆毛詩不用爾雅而鄭氏箋用之或謂爾雅釋訓篇多逕後人改竄矣

毛傳用爾雅說

淇奥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摩此釋器文也如切如瑳四字今補論語疏引亦奪道其學之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摩此釋訓文也魚麗苕之華傳罷曲榮也此釋訓文也寡婦之笱也此釋器文也

毛用借字三家用本字亦有三家用借字毛用本字者說

清儒學案卷三百四十八南園

十一

毛詩用古文三家詩用今文革作韌喬作鵠宛作醜里作惺皆毛用假借而三家用其本義此常例也毛詩考槃在澗三家澗作于澗本義于假借毛詩百卉具腓三家詩腓作腓腓本義腓假借此又變例百不居一矣他如有靖家宝陽如之何碩大且晉猶彼淮夷三家字義俱異者彼各有其師承也

三家詩不如毛詩義優說

騶虞五獸之一召南之騶虞猶周南之麟止三家以虞爲田官載馳爲許穆夫人作頌人爲國人美莊姜作而三家以載馳衛懿公詩頌人傳母說莊姜詩其時左氏傳未列學官故多歧說

黍離王國變風之首三家以爲伯封作詩終於陳靈而燕燕則以爲衛定姜詩小大雅始於文武終於幽厲而鼓鐘則以爲周昭王詩商頌紀商祀廟樂歌而或以爲宋襄公詩此皆三家之

不如毛三家廢而毛存蓋源流有獨真也
毛詩傳義類序

爾雅周公所作

昔儒既疏明而詳說之矣

大毛公生當六國去

周初未遠孔子沒而七十子微言大義殆未埽滅故其作詩故

訓傳傳義有具於爾雅有不盡具於爾雅用依爾雅編作義類

胡子培翬曰子旣宗毛詩而爲傳作疏矣引推傳義通釋羣經

經有未備者則補綴之釋有未當者則振救之若然則毛詩傳

可以紹統爾雅而旁通發揮淹貫博洽以餉後之學者不亦美

備矣乎免曰善請爲胡子略陳之北山傳曰賢勞也不作賢才

解論語憲問篇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賢訓勞言賜勞而我

無暇也陽貨篇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賢訓勞言博奕

猶勞用其心也若作賢才解失其義矣小宛傳曰齊正也不作

清儒學案卷三百四十八南園

十三

齊徵解里仁篇見賢思齊焉齊訓正言見賢而思就正也若作齊徵解失其義矣蓋古義韜晦而今義熾冒古音古義載見諸傳者有足據也又如皋門之爲郭門鼙鼓之爲縣鼓東漢諸儒已失其真其逸禮遺典有藉傳以著明者亦足徵也今胡子歸道山痛良友之云亡念余年之將老畢生思力蒼萃於疏而以經通傳以傳證經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切切然恐不能卒其業也姑就與胡子之言舉其二三著爲略例疏明詳說則俟諸後賢

附錄

段懋堂先生與江鐵君祖良庭先生善嘗曰我作六書音韻表惟江氏祖孫知之餘匙有知者先生盡一晝夜探其梗概鐵君嘗假段氏經韻樓集先生竊視之加朱墨後懋堂見之稱其學

識出孔賈上

戴望撰行狀
張星鑑書逸事

管慶祺撰

先生游京師謁王懷祖給事時給事老病致仕因其嗣伯申尙書貴尙在都中登其門闈人曰主人臥牀十餘年不與世周旋久矣客何人乃勞主人耶先生曰余長洲陳奐也與爾主人有淵源渴欲一見試爲吾通姓氏閭人如其言以告給事曰是吾友段君高足也欲見其人久矣遂令僕人扶之起由內寢至堂未見顏色大呼碩甫先生曰自憇堂老人歿後天下讀書種子幾絕先生繼段君而起如見故友願訂忘年交談論良久而退自後先生往給事所徑至臥室商榷著述如家人

張星鑑書逸事

先生於京師交胡給事承珙給事專治毛詩與先生同術先生意其治詩有年於毛氏經傳必爲完書故已所治詩特編爲義類及給事出爲臺灣兵備道引疾歸里病革遺言以所譏後箋

清儒案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三

艸本遺先生自魯頌泮水以下皆闕爲之補篇乃知所治毛詩特條舉傳義不爲統釋遂有採義類作疏之志

戴望撰行狀

先生客浙江汪舍人達孫聘主其家出所著國語發正共定已

謂先生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盍將所著毛詩傳義類作爲傳疏互相齟差平乃始屬艸稊迄六年而定主錢塘汪氏振綺堂先後二十年生平大著作半成於此道光末河陽陸公總督兩江延先生往校刊羣籍書成辭歸同治二年曾文正方督兩江聞先生避地上海瞿然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尙在邪亟請相見一再致書而先生病不克行

戴望撰行狀
楊峴述逸事

先生著毛詩傳疏剖析異同訂證闕謬洵爲毛氏功臣如葛覃傳父母在以下九字爲箋語竄入引泉水箋爲證與我行其野篇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爲傳誤入箋者皆確不可易毛於言

告言歸下既云婦人謂嫁曰歸於此則第訓宦爲安蓋歸宦卽序之歸安父母謂已嫁而可以安其父母之心卽所謂無父母詒罹也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宦之志一許不改盡所以長貞絜而寧父母也此正足以發明序傳之義又如以煩擗解生民之疎忝里旅證公劉之廬旅皆確有依據而以爾雅之不適不躡不徹爲一句以釋日月河水十月之交三詩尤爲精絕

經學博采錄

楊見山曰道光丙午臧眉卿先生卒峴求遺書得春秋古誼僅

經互蓋據陸德明氏經與傳分也審是初稊又不全昭公二十三年以下闕如欲棄去念死者之不作聊補綴爲六卷以質於先生且請受業時峴治公羊學先生曰公羊善於禮不熟三禮勿治治亦勿善旣而曰治周禮尤難職官輿地之煩宮室衣服

清儒案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四

之雜酒醬醯醢之細無一虛字不利逃虛者無惑乎以爲僞書矣吾衰望洋若有志乎列空冊題某某事讀書有觸登焉條繫而件附之尤日採成全疏不刊之作也

楊峴述逸事

先生執親喪悉本土喪禮行事作聖室中門外寢苦枕由水漿三日不入口有勸作佛事者輒婉謝之旣除喪遂不應舉日吾無干進之念向之赴試以親故屈也自段先生師事外篤服王君鶴以嘉慶二十三年時金君以優貢入都先生偶宿內城夜半書聲出壁戶初以爲與試士也細聆之朗朗然誦小戴記窮試士也彊請其所業則擲稊木几上日此非舉子業也先生加敬而受讀焉讀至大夫三門詔欲與語金君改容曰子亦諭此

者乎挽手內之坐恨相見晚

戴望撰行狀

南園弟子

馬先生劍

馬劍字遠林長洲人道光甲辰舉人間經於南園爲高足弟子
粵匪陷金陵許公乃劍命先生募撫勇擊上海賊劉麗川復青
浦保中書十年春援浙回軍至丹陽戰於寶塔灣死焉手輯經
義叢鈔三十卷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皆有校本今存集韻校
勘記十六卷

參馮桂芬顯志堂稟

戴先生望

戴望字子高德清人諸生一赴秋試遂棄舉業好讀先秦古書
受業南園既從宋于廷爲莊劉之學皆兩漢今文也性倨傲門
戶之見持之甚力論學有不合家法者必反覆辨難而後已人

清儒學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主

故忌之先生亦不妄交交則必全始終所學在論語嘗曰鄭康
成何劭公皆注論語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
大師其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
可痛也魏時鄭沖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
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
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
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望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

後不爲野言所奪迺遂博稽眾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朱先生
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
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
二十卷皆槩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劭公所
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旨趣是正違失
以俟將來如有觀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

集卒年三十七

參張星鑑撰傳

注論語敍

昔者孔子自衛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
念道旣不行當留其迹以紹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
之書成而夢莫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譏微言逮至

望年十四於敝簏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
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
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昆陵

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遺秦燔書文武道盡
論語亦藏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

分堯因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更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

間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攷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

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

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

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悌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

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

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

可痛也魏時鄭沖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

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亡佚

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

清儒學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主

清儒學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焉爾

顏氏學記序

惲氏所譏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昆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朱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窺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

清儒案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十一

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慄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撝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旣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昆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

惲氏所譏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昆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陳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朱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窺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

陳倬字培之元和人幼岐嶷甫二歲識功白二字母邱於懷抱中日課數字悉記憶長喜經術爲南園入室弟子咸豐己未成進士厯官戶部郎中性廉靜在部治事畢一意纂述旋引疾回里卒年五十有七著有敷經筆記已刊又今韻正義今有古無字漢書人名表文選筆記隱珠盦詩文集及雜記詞稟若干卷正義就通行詩韻引說文玉篇廣韻諸書爲釋詩韻無者低一

清儒案卷一百四十九 南園

十二

格附每韻後大致以說文爲許氏一家之學非謂天下後世必以是爲繩尺凡古今文異同錄此則置彼不得謂不錄者卽爲俗字足正近時拘執說文以改經字之失文選筆記專據李善注引文選各文以校本書間及他攻證於汪師韓孫志祖余蕭客張雲璈朱淳梁章鉅外別闢一徑而義較精稟藏於家參胡玉籍

撰

案南園弟子之著者尙有管慶祺丁士油費鑑楊峴附識

於此

南園交游

王先生念孫別爲石臞學案

王先生引之別見石臞學案

郝先生懿行別見蘭皋學案

胡先生培翬別見樸齋學案

胡先生承珙別見墨莊學案

龔先生自珍別見定盦學案

戴先生敦元別見雲門學案

金先生鶚別見儀徵學案

汪先生遠孫

汪遠孫字久也號小米錢塘人嘉慶丙子舉人官內閣中書不

就仕閉戶劬書覃思攷訂排日讀十三經注疏時有心得嘗以

盧學士文弨校刻經典釋文尙多譌闕爲之補正又以國語一

書惟韋昭注最爲簡絜然前人舊解尙有散見於羣籍者因裒

集賈逵虞翻唐固之說附王肅孔晁兩家成國語三君注輯存

四卷韋注多採舊說并參以己意顧瑕瑜互見乃舉其解譌者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九

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未昭晰者詳說之成國語發正二十一

卷今世所行國語皆非舊本復據宋明道本爲主而以宋氏庠

補音爲輔參互考訂成國語攷異四卷又嘗與嘉興錢訓導泰

吉爲校史之約所校漢書地理志二卷泰吉謂可與大興徐氏

松之西域傳補注並傳家有振綺堂藏書之富甲於一郡春秋

佳日恆與里中耆彥及四方名士結束軒吟社觴詠其中嘗薦

萃所作刻爲清尊集十六卷道光十五年卒年四十三碩甫先

生每游杭州輒主其家因爲編定遺書閱數年乃成他所著有

三家詩考證世本集證借閒生詩三卷詞一卷參史傳國語校注三種陳奐

序杭府志

國語三君注輯存自序

三君者後漢侍中賈君達吳侍御史虞君翻吳尙書儀射唐君

固也韋宏嗣采摭三君并參己意成國語解二十一卷漢章帝時鄭大司農眾作章句其書最爲近古久亡其篇數魏中領軍王肅晉五經博士孔晁亦爲章句訓注後先於韋而解不載今遠孫不揣謬陋搜羅舊聞其三君說有見於解中有不見於解中者悉錄之至孔諸家亦載焉于以識韋氏作解之去就而眾說之足資取益也稱三君者仍宏嗣之本書也

國語發正自序

國語向稱外傳與內傳相爲表裏綜述義文說家輩出自漢迄晉散軼无存今所完存者唯韋氏注而已注中都採古訓又并

參已意實事求是卓爾鉅觀然學道無窮而偏漏難掩此中得

失間有瑕瑜可資考訂去就需才遠孫妄不自揣研慮多年搜

輯舊聞博求通語苟可明者皆收錄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 南園

三

譌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昭晰者復詳說之爰列三例依傳作卷爲發正二十一卷所以發其疑而正其似也未諳左丘之良史敢稱宏嗣之諍臣聊具見聞竊存知解至於觀得失定去就仍俟後賢爲傳作疏者

國語明道本攷異自序

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仁宗改元卷

末署云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

真本凡刊正增減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盛行

宋公序補音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

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

字於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采取之讀國語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

趙先生坦

趙坦字寬夫仁和人諸生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少與餘杭嚴杰以品學相砥礪遂於經術碩甫遊杭州聞兩人緒論服其淵博爲人醇古樸訥一介不苟取子讀書嘗立課程雖祁寒酷暑弗少輟善說易謂孟氏主卦氣而章句今多闕佚惟鄭康成采爻辰卦氣諸說別爲變通確可依據惜僅存十之三四因本武進張氏惠言所訂鄭氏易注而引申之分十七例著周易鄭注引義十二卷又著春秋異文箋十二卷以三傳中人名地名多有不同者或古字假借或古音通轉或間以方言因各加按語爲之疏證又著寶璧齋札記寶璧齋文集各若干卷亦多說經之文參史傳
杭州府志

周易鄭注引義自序

清儒案卷一百四十八南園

三

漢世說易孟京爲盛孟氏主卦氣而章句已闕佚難考京氏主納甲世應特借易以鳴其術數非易之爲學本然也虞氏仲翔原出孟氏發明消息之旨然於卦爻過求變動又與居則觀象之經不合惟康成鄭氏采取爻辰卦氣諸說別爲變通闊深博大確可依據惟存者僅十之三四武進張皋聞先生惠言既訂

正鄭氏易注又作周易鄭氏義一卷於鄭氏體例一一分晰坦從陳扶雅傳錄之循其例而引申其說以闡發全經鉤稽剔抉不敢泥不敢背而易之爲象繫著煥列旣成質諸范介茲姚仲芳得校正數十條竝著於篇名曰周易鄭注引義凡十二卷易

之爲書有理有象舍象言理其說無微含理言象其說無根孔子十翼彖象繫辭等傳皆言理兼象者也說卦一篇言象備矣如卦爻不言取象則說卦一篇似近虛懸雖其爲象不全見於

經要必有所寄寓焉當求諸象外者特人識淺未能通貫未可謂空存其目而示人以疑也學者苟知說卦之用匪淺又奚疑於爻辰互卦之說邪繫傳引義取於乾鑿度者爲多亦皋聞先生意也先生曾有周易虞氏義行世此則別申鄭義所謂居則觀其象而翫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翫其占者鄭與虞各有所見亦任學者之取攜也鄭氏邃於三禮故釋易亦援禮如以后夫

人無子不出釋同人以聘禮釋旅卦皆深求典法以明實用坦淺陋未敢遽爲附益俟他日續輯之書之例凡十七日中氣日三才日六位日當位日據乘承日得應日雜卦氣日相直日互卦日卦象日爻辰值宿日爻辰取象四時五行十二肖日爻辰通消息卦日爻辰得卦氣日爻體日爻體通辰日爻位相就

文集

清儒案卷一百四十八南園

三

三雍考

三雍者何明堂辟雍靈臺也古無三雍之名有之自漢光武中元元年始先儒說三雍之制各不同其分合之跡亦異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戴禮說盛德篇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湧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牖四闔布政之宮故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日世室殷人日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每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康成駁之云戴禮所說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疑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湧于登之言蓋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上圓下方八牕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內已由此爲之此鄭氏從孝經緯之說謂明堂之制當如此然鄭氏三禮目錄从攷工記以爲在國之陽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采其高廣之制耳其大體當从孝經說前漢書云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南園

三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木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汝水上如帶圓此與鄭少異者也五經異義述靈臺之制云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魚獸魚籠諸侯當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二十五里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廡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此皆靈臺之制也毛公釋辟廡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廡以節觀者鄭箋泮水云辟廡者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此鄭與毛公合者也自虎通曰辟者象壁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鄭注禮王制云辟君也雍和也謂人君布政施和

之地也此皆辟廡之制及其義也至三雍之迹則大異以明堂辟廡同一地者戴氏德也大戴禮盛德篇所謂明諸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廡者是也以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同處者盧子幹也其禮注云明堂卽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止可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如璧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蔡邕穎子容亦合太廟三雍爲一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穎子容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八南園

三

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聚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又案左氏說合靈臺辟雍於太廟服子慎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鄭康成駁五經異義則云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卽辟雍也詩頌泮水云卽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因此復與辟廡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詩有靈臺有靈沼有靈囿有辟廡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沼爲囿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